

予少时好书篆弄印以为戏，长而弃去。近时友人知予少时所为，往往以名氏强子刻石，亦复欣然。岁月骏驰，所刻遂盛，见猎心喜，此犹少年积习也。曹孟德云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”此言虽大，可以喻小。

或曰：近世刻印多不喜平，流为香泥粪土杂成菩萨，秽洁各半，了无生气；而好奇者正似钟馗嫁妹，狐鬼送装，见者怖走。予曰：此皆不知书法也。汉兴，精书隶者入为博士，上既以此取下，下亦穷究极研以应其上，是以书法大备，而印亦因之。近世不多读书，不能深知古人六书之意，剿袭旧闻，摹画市井以射利，师传既卑陋拘泥，无文献百代之识，妄立“玉箸”、“柳叶”、“铁线”、“急就”、“烂铜”诸名，而以中壮末锐、转处相接为蜂腰、鹤膝。字之大小多寡不能配者，则增其文理曲折如界画楼台，一望砥直匀平，复如雕刻篆香，委折填满，略具字形，无复笔意。起而非之者，复以聪明杜撰，补缀增减，古文奇字，互相恫喝，甚者凑泊异代之文，合而成印，二字之中遂分胡、越，此近世刻印多讲章法、刀法，而不究书法之弊也。是以书法浸而印法亦亡。

历代所传汉印字形，自然成文，不假配搭，运笔高妙，时露颜平原折钗股、屋漏痕之意，当是漆书遗轨，今小沛蔡中郎所书高皇《大风歌》正与此同。至于彼此顾盼，转折生姿，笔势洞精，有如拗铁，则书家所称右军“龙跳天门”者也。钟鼎诸文，字虽高古，然是周、秦款识，不以施之符印，于此研究，思过半矣。心向往之，愧未能也。

字以表德，氏以别族，近时刻印多注字为“氏”，古人或有误用者，未之思也，所宜厘正。至于刻石以著姓名、约期信。唐后始兼亭馆，乃后人取成语、连词、累句，大雅浸衰，余为是惧。

汉印以后，六朝因之，始变白文为朱，笔法朴秀，与汉表里。唐、宋代远，其风遂卑，赵孟之流不足观也。百年海内，悉宗文氏，嗣后何、苏盛行，后学依附，间有佳者不能尽脱习气，转相仿效，以耳为目，恶趣日深，良可慨也。